

從八四到九七說起

盧榮章一九八四於多倫多

一九八四年中的一件世界矚目大事，舉世注目的中英草簽香港前途協議草案，這關乎世界第二金融中心，和六百多萬香港人的將來。草案中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的具体說明書中的第十三節說，宗教組織和教徒，可同其他地方的宗教組織和教徒保持關係。宗教組織所辦的學校、醫院、福利機構等；均可繼續存在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宗教組織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其他地區宗教組織的關係。應以互不隸屬，互不干涉互相尊重的原則為基礎。

這一節很清楚地表示，中國人民的信仰是自由和獨立的。不隸屬於同類宗教其他地區組織的，天主教，基督教和佛教；在中國存在而不隸屬是事實；我們從天主教的梵帝岡的一再呼嚷，而得不到結果便可見一斑。這在中國自然有自已的理由，一如天主教的梵帝岡，有理由不希望任何的天主教會，有單獨行動一樣。在十一月初，北京對功能團體的聲明中說：宗教團體不能列入功能團體內，天主教和基督教馬上便作出多次的反應，本文亦是由這次事件有感而寫的。

從八四到九七的十四年，時間上不算得太短，也不算太長，香港百多萬的佛教徒，都要和其他五百多萬的群眾一樣，接受面對的現實；和準備在未來生活上的適應。這一點可以說是無可避免的，在近二十年來，香港的佛教福利事業，隨著社會的繁榮而並進，所辦的學校、醫院、安老院和孤兒院等，其經濟的來源，除部份由佛教徒發心捐獻外，主要的還是香港政府和廣大社會的支持。這種經費的持續，使許多人懷疑在九七年後，能否繼續呢？這在我個人的意見，因為香港是特別行政區，大體上應該沒有問題的。但開源節流，就實在有其必要。例如在十四年的過渡時期中，對熱心為群眾服務，而犧牲個人生活的僧侶，直接介入學習各種科技、護理、教育等工作，以期達到減輕社會的負擔，回時把人生佛教的真義，廣泛地啟發廣大的群眾，使香港得以繼續保持繁榮，這是急不容緩的一件事。

我們試從歷史上來看，佛教自從傳入中國以來，形式上演變的情形，經歷了千多年的時間和環境的考驗，在中國文化上建立了不可磨滅的貢獻，這是有它的因素的；過去的高僧大德，都能夠把生活和佛教打成一片，這是很重要的一點。在原始佛教的制度中，僧侶托鉢化食教化的生活，非常重視，現在的東南亞佛教的地區，仍然過著二千多年前的托鉢教化生活，可是來到文化歷史悠久的中國，便馬上發生變化了，馬祖道一禪師，建立叢林，遠遠的離開廣大的群眾；百丈懷海禪師設立清規，過著一日不作、一日不食的自食其力生活，如果從表面上看，這似乎大大地違反佛制的，可是我們要明白的，這不是祖師們的標奇立異，而其中是有不得已的理由；在事實上證明，這改變是成功的，因為在中國人觀念中，乞食是最下賤的，同時古代的封建社會，國家是在君主制度，和儒家少數的士大夫治理中；佛教不希望人民輕視佛教，

和避免和儒家正面衝突，所以才遠遠叢林，積極訓練人才，以為將來接引廣大群眾的準備。結果歷代胸襟寬濶的君主、士大夫和人民，都沒有因為佛教隱居叢林而捨棄佛教；相反的佛教因緣生果的道理，廣大的深入各階層人士的心裡，家家觀自在、戶戶阿彌陀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。

佛教在中國歷史上，曾經發生過三武一宗四次教難，如果加上近代清末民初時，由五四運動和隨著不平等條約，而產生不良現象的一次，可以說是五次了。可是它至今沒有倒下，而且更普遍地傳播到世界上每個角落。在十一月十七日，在蘇聯的烏蘭馬克的電訊中報導：由於蘇聯信仰佛教的人數激增，令到領袖們憂心忡忡，同時波蘭國內，學禪和參加禪七法會的，時常在各地發生，這些可以證明；佛教是人類需要的宗教，正如孫中山先生說：佛教能補科學之不足，佛教為救世之仁術。實在地說：佛教雖然是宗教，但卻否定宇宙間有神永恆存在，佛教只是幫助我們認識清楚我們的環境，生活得非常有意義和更真實吧！像這樣一個真現實的宗教，實在是今日動盪不安的世界裡，為人類所急需的。

目前香港和世界各地的中國佛教，是不是像天衣無縫一般地完美呢？這答案是不是的，特別在近百年來，中國佛教大部都是活在不健康中，維持著一個空虛的軀殼。這由於積久成弊，一部份寺院依賴寺產生活，但求保持現狀；一部份僧侶沒有寺產的，依靠護法供養。為生活終日週旋在信徒中，這當然不是主張自力主義佛教的精神。可是久已習慣的風氣，根深蒂固地吹遍著，雖然有外來環境的沖激、和教內大德的棒喝，但仍然希望過著偏安一隅的局面，未能澈底面對現實來革新。這當然不是全部的情況，例如近代的虛雲老和尚，以百多歲的高齡，仍然隨眾出外工作；太虛大師，一生志在整理僧伽制度、和培育新僧。此外亦有不少從事社會教育，生產，直接對佛教和社會有貢獻的事業。不過整個佛教來看，仍然是貌合神離的，僧侶們六和敬的精神，但形存實亡了。

雖然佛教徒的修行，並不拘泥於任何的形式，這一點在我國禪宗裏，表現得最澈底和真實。過去僧侶們在遭遇到教難的時候，被迫還俗的仍然繼續地修行，佛寺和文獻摧毀了，佛教的精神依然活着，故此每次教難後復甦的佛教面貌，便呈現出更成熟的樣子。由此可以知道佛教徒自身的醒覺，實在是這十四年過渡時期中第一大事，這是本文開始時已經提過的，現在再贅叙一下，以期拋磚引玉，祈望大德們能夠提出更珍貴的意見。

一 寺院的僧侶，停止和自剃度出家，新出家的僧侶，積極培養德智體群多方面進展，對原有的僧侶，如果不能依循佛制生活的，獎勵他們還俗，幫助他們找尋工作，和學習職業上的技能；變相家庭寺院，最好不要再持續，寺院的事全由僧侶負責。過去太虛大師的整理僧伽制度論，今日仍然有參考價值的，這些都由僧伽會策劃推動；佛教聯合會和諸山長老，全力協助進行。

二 在家的佛教徒，對三寶要積極性地擁護，但不必介入寺院的內務，除了服務社會工作外，對個人德性的進修，真理的明白，都要時刻注意，以期達到行菩薩行自利利他的目標；學佛不是一生成辦的事，如果不能全部出離，為佛教服務的話，還是站穩岡位，依循在家學佛的程序，建立佛化家庭，使社會倫理道德風氣，都因為我們身體力行而得到淨化。

現代的日本佛教，確實演變成生活藝術化，但部份寺院的改變，僧侶們娶妻食肉，位持寺院，這點實在不敢苟同的；三寶是世間的福田，僧侶是佛和法的代表，如果僧侶和俗人無異，試問如何能使人對三寶產生稀有的想念，又如何能指導他人從現實的環境中得到精神的昇華呢？諺語說：土生今日，欲為松柏，斯松柏矣！欲為蒲柳，斯蒲柳矣！